

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文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qlwbjry@163.com QQ群:229717843

澄波湖畔

## 童年 柳笛 母亲

文/思语

最近越来越留恋逝去的岁月,往昔的点点滴滴像春雨丝丝缕缕,被记忆穿成串落入心田,抑或像银色的碎片,在脑海中闪闪烁烁,若隐若现,拨动心的琴弦。

关于童年,像那遥远的星星,总能勾起人的遐想,我的童年生活不富裕,却充满童真童趣,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比起现在孩子的童年,那时候的玩耍空间更大,视野更宽广,可以说更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关于母亲,随着我的渐渐长大,也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依稀记住的也是与童年有关的母亲的点点滴滴。

春风乍起,几天来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童年时折柳条吹柳笛的情景,那时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一到春天,柳芽开始打苞,柳条像是在水中浸泡了似的,又绿又软,大街小巷便响起了孩子们吹柳笛的声音。生性胆小的我总是缠着母亲给我们做柳笛,先折来柳条,折的时候找那些光滑的、芽苞小而少的地方折,然后用手一圈圈拧,柳条很好拧,一使劲感觉“咯噔”一下,柳条皮便和柳骨分离开来,然后一手握着柳条皮,一手拽着柳骨,白嫩爽滑的柳骨被拽了出来,放在嘴里抿一下,甜丝丝的。把圆筒状的柳条皮的两头半厘米处用手指甲刮去外面的老皮,只留里面黄绿的嫩皮即可吹了,母亲会给我们做很多,细又长的、细又短的、粗又长的、粗又短的,我们便会跑到大街上,比一比看谁吹得好听而且声音大,你用细的我用粗的,或者同时把好几根放在嘴上吹,抑扬顿挫,此起彼伏,细的吹出的声音尖而高,像女高音,粗而长的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有力,那阵势好像为迎接春天的到来而开的音乐会。唉!现在再也听不到那么好听的“交响乐”了。

在童年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位干净利落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我们姐弟四个,人多干活就多,可母亲总能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合身合体,常听到别人夸母亲手巧、勤快。记得我有一次睡了一觉,睁开眼看见母亲还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为我们缝衣服,迷迷糊糊中听到鸡叫的声音。

在最近和母亲的一次聊天中得知,那时母亲总是安顿好我们睡下后,把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放在炉子跟前烘干,把尿湿的弄脏的棉裤棉袄拆开,洗干净,烘干,还要连夜缝制起来,孩子多没有多余的衣服,只能熬夜赶出来,好第二天让我们穿上干净整齐的衣服。当时穿的都是纳的鞋底儿的棉布鞋,那也是母亲挑着煤油灯一针一线纳的,母亲说当时没有缝纫机,又看不惯我们穿得邋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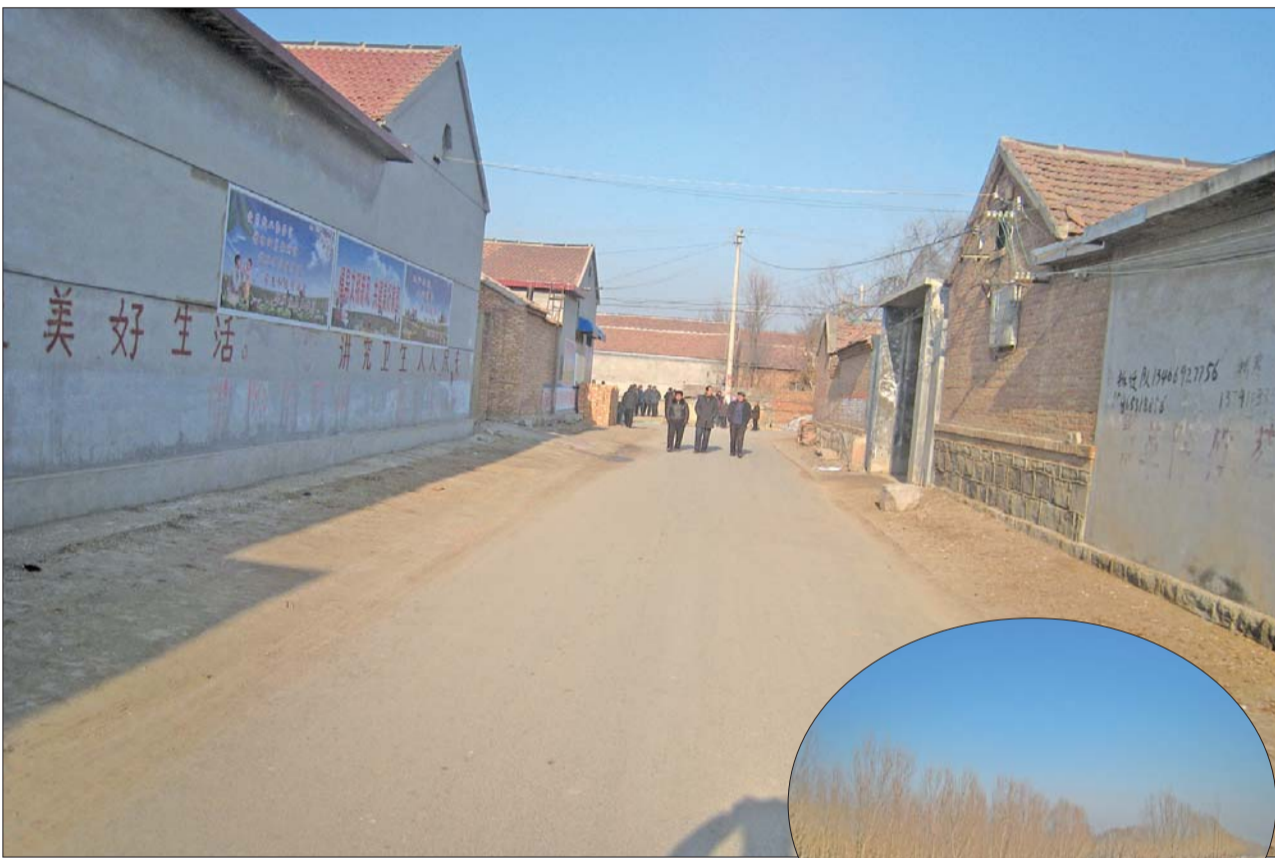
母亲总是说拉扯孩子操心操到老,我不以为然,心想等我们结了婚不就没事了,然而在我感情受到伤害的时候,是母亲温暖着我。永远忘不了只因我的一个带着哭腔的电话,寒冷的半夜您心急如焚地连夜赶来身边陪着我。现在老了,还要给弟弟看孩子,有时还要打工挣钱,说是替弟弟分担一下生活压力。儿女幸福您就幸福,儿女痛苦您的目光中也就只有忧郁和担心。母亲,儿女是您的每一根神经,牵动着您的喜怒哀乐。

# 寻访“迷魂斜庄”



济阳地理

在济阳县城东三里有个村叫朝阳村,这里既没名胜古迹,也没有奇石山峦,更没有金银宝藏,然而,被人们舌尖儿摇来晃去的,而且远远近近的游客不时前往观光,就连央视亦大张旗鼓地将其推向世界,这是咋回事儿?请你听我慢慢道来。



▲朝阳村街景。

▶朝阳村紧靠黄河大堤。

文/片 冉庆亮

## 抹不去的绰号

话说大约在1400年前,或许是遭遇战乱,抑或是灾荒,一帮董姓人由河北枣强风尘仆仆一路走来,在紧靠黄河大堤的西河畔安家落户了。

可是,不知是一时疏忽,还是才华顺意,他们建造的房屋呈西北、东南走向,因为黄河大堤顺西南、东北而下,所以其房屋斜向了东北。

后来呢,一些同姓和温姓人移民先后迁来居住,房屋沿袭依势而建,却也“打线”不那么准确,整个村庄看起来就怪怪的,斜斜的了。房屋斜,道路、大田也跟着斜。邻村人也不笨,就把这个细节拴在了心上,相互传着

“这庄斜啊”,时间一长,“斜庄”就攀缘旗杆吹喇叭——名(鸣)声在外了。

而董、温姓两大家族也是体面人,心里虽承认庄斜,可因为“斜”不好听不吉利,就起名“五杨庄”。据说在明朝初年,村西北角有五棵大杨树,如果把树干掏空,里面能搁一张八仙桌儿,几人围一起打扑克。以后,五棵杨树无火自焚,人们就根据房屋斜,一天内四面朝阳,取名为“朝阳村”。

这些史料均属传说且说法不一,仍是一个难解的谜团,但村名无论怎么改,“斜庄”这个绰号却一直铭刻在世人心中,始终抹不去。

## 离不开的“斜光”

说起“斜光”,村里人总会灿烂地笑着,绘声绘色说起那个难忘的故事。那是1937年金风献礼果满枝头的季节,有一天住在这里的八路军要召开会议,这一消息不知怎么让盘踞在县城的日本小鬼知道了,就在县城东门外城墙架起大炮轰炸“斜庄”,他们不谙地形,只盯着地图发炮,因为“斜”出了地图,结果,所有的炮弹都落到黄河里去了,使“斜庄”躲过了厄运。大家都说这是沾了庄斜的光。

“斜庄”这样建房每个房间都能透进阳光。早上刚出太阳的时候,西屋就能照进阳光了,临近中午阳光正好照进北屋,下午两

点左右阳光照到东屋,而到了傍晚太阳快西落的时候又能直射南屋,一天里每个房间都可以享受阳光。

相对而言,正南正北的房屋就没有这种特别温暖的待遇了。有段时间他们实行统一规划,有28户居民盖了新房,不仅高大气派而且方位周正,可他们觉得享受不到那么多阳光,住起来也特别别扭。原来看习惯了,现在看来出门的路都是斜的,看见别人家的房子排连排,整整齐齐的,反而感觉自家的房屋是斜斜的了,心里憋闷得很。后来村里决定取消规划,房子的建造还是延续老式“斜”建。

## 解不开的魂谜

“斜庄”的“斜”让不少人中了“邪”,迷魂中也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一些本村的妇女还常常掉向。七十岁的张大娘家来本村40多年了,家里的锅灶在东屋,可她硬是去了南屋,常常自言自语说这是咋了?可第二天还是那样。一位郭姓媳妇儿更有意思,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找她丈夫,她丈夫在北坡干活呢,她却去了西坡。因怕再掉向,她只好踉跄回家了。

外村、外地人进了村就更像步入了迷魂阵。河东里一个卖西瓜的中年汉子跟媳妇儿一起进了村,高高兴兴地为挑瓜过

秤,收了一大把钱。买瓜人走了,夫妻俩转脸回头间就不知东南西北了,转悠了半天才被人带着出了村。

1977年,驻他们村的维修黄河大坝指挥部有天晚上放电影,邻庄儿的好多人赶来看。电影晚上11点就散了,到了次日凌晨两三点了还有不少人留在村里转悠,后来没有办法,砸开村人门,由他们带路才离开。

尤其让“斜庄”人捧腹而解恨的是,1946年,住在县城里的国民党一〇六团一帮“烂团兵”进村抢东西,因为村人都躲了,他们“迷糊”到第二天早上,才逼一位看家的老人指路出了村。

## 依“斜”惠民

近些年来,村“两委”务实开拓,夯实基础,实现电、路、水、通信,有线电视“五通”,积极带领村民奔小康,使全村各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村支书董悦凯乐呵呵地说,人逢盛世群思圆梦,老百姓的日子好了,可也萌发了不少好奇,前几年隔三差五有本地的三三两两的游客来观光,有啥好看呢?只是茂密的白杨围了村庄,桃红柳绿装扮了春天,玉米的馨香夹杂着枝头硕果飘溢的芬芳陶醉着秋日,已被硬化了的宽阔清洁的村街热闹起来。央视、山东卫视还来拍过专题片!谁料这几年游客有增无减,有广东的、济南的、太原

的,有一天竟然来了100多人呢!又是采访又是拍照的,弄得村人不好意思。

自豪惋惜自责,复杂的情绪在董悦凯书记脸上游移着,他幽幽地说,可不能寒了游客的心,怠慢了村人的福啊!

他又说,现在我们村正擎“斜”旗努力打造成黄河旅游景区景点,积极整合改造土地,高地植果,洼地养鱼,平地栽培无公害蔬菜,家庭发展“农家乐”项目,力争在有说头的基础上,发展到有看头,有玩头,有花头,有住头,有想头,有回头,让游客乐颠儿乐颠儿玩得满意,让村民笑盈盈开心数钱!